



若爱以 星光为牢

连城雪 著

最深的爱，
是在有你的星空下画地为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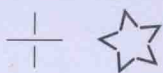
三周年
精装珍藏版

Romantic

魅丽优品跨年重点青春伤痛怀旧经典系列“致青春”
独家曝光全新番外，揭秘作者创作心路历程。

Lovebirds

戳中百万读者泪点的
唯美执着星座爱情



Believe

人的骄傲是在卑微中涅槃的，人的幸福也是在痛苦中历练的。
如今的梁希甚至很庆幸左轻川在十七岁时的那次拒绝。

CM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为 以 若
星
牢 光 爱

连城雪/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若爱以星光为牢 / 连城雪著.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04-6637-4

I. ①若…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8615号



若爱以星光为牢

连城雪 著

出版人：刘清华

策 划：谢不周

责任编辑：张 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精宏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

201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660 mm×960 mm 1/32 印 张：9 字 数：301千字

ISBN 978-7-5404-6637-4

定价：22.80元

邮购电话：0731-85983015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WORDS 序	— 001
最初的爱和最后的爱	
PROLOGUE 楔 子	— 003
CHAPTER 01 第一章	— 006
这世界上只有灰姑娘当了皇后，什么时候有白雪公主变成小矮人？	
CHAPTER 02 第二章	— 034
不是不想见你，也不是不再需要你。	
CHAPTER 03 第三章	— 062
面对爱慕的对象，比离别更残酷的惩罚就是成为他最亲密无间的朋友。	
CHAPTER 04 第四章	— 088
不管有着多么善良的心，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选择分享。	
CHAPTER 05 第五章	— 114
原来这世上有一种愤怒，会让人失去自我。	

目 录

CONTENTS

140 —	第六章 CHAPTER 06 因为她突然明白，没有他，仿佛做别的事情根本就不再有多少意义。
166 —	第七章 CHAPTER 07 世界上绝大部分东西遭遇自尊都会毁于一旦。
194 —	第八章 CHAPTER 08 小黎姐，对不起，小川，对不起，我爱你们，这样做是因为，我爱你们。
220 —	第九章 CHAPTER 09 有的时候，尽管我们想重新来过，却也不一定会有机会。
246 —	第十章 CHAPTER 10 人的骄傲是在卑微中成长的，人的幸福也是在痛苦中历练的。
268 —	番外 SPECIAL 关于你的一切

序 | Words

最初的爱和最
后的爱

人是多么恋旧的动物，在生命开始所遇见的最简单的风景，往往会成为漫长时光中最难忘的记忆。正如此书，明明不过记录了一个女孩儿第一个所爱之人和第一件所爱之事，却也便这样悄悄记录了她的整个人生。

距完稿已有三年，当初落笔的记忆似乎模糊，但再翻阅这些文字，心仍旧像遇到温暖的风般逐渐地苏醒了。它像是段倔强又心酸的童话，倾诉着最初的坚持才足以支撑到最后的道理。

怎么会写下梁希这个笨拙又傻气的女主人公呢？或许是因为大家都说爱情会将平凡的姑娘变成动人的公主，我却想证明爱情也足矣让落难的公主成长为最动人的女人。十七岁时长发如墨、笑靥如花的她和二十七岁酷帅短发、举止干练的她，都是生命本身真实的模样。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年少时如蚌般的柔软和善良终会被坎坷的现实磨炼出粗糙却又坚实的躯壳，然而也唯有经历如此痛苦的蜕变，才能守护住内心深处永远舍不得遗忘的初恋——无论是恋上一个美好的人，还是一个灿烂的梦。

不知世上还有没有和我一样喜欢看星座的人，每日每周都准时翻阅运程，忐忑地揣测着自己和所关心之人的未来。但久而久之，却也明白这些无非是自我安慰的咒语。总还是要在爱犯错的日子里考试，在易失败的月份中告白，做懂得低头认错的小狮子，成为脚踏实地的大水瓶。其实难免跌跌撞撞的人生，谁也无法预言与揣测，而从来不会褪色的东西，才是生命的真理。正如我在故事结尾处所写：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星座这种东西，那么大概，左轻川就是梁希座吧。

梁希的梦想是成为服装设计师，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在懵懂甚至鲁莽的青春中，我也曾相信文字可以改变一切，时至今日，才明白那些字字句句无非是现实之外的慰藉。即便如此，我仍旧希望翻开这个故事的你，能够记起自己的左轻川和婚纱之愿，从中感受温暖，获得力量，找到面对所有的勇气，并让这份勇气带着你到达美丽的未来之地。

人生最幸运的境遇，无非年少便知所爱并且始终矢志不渝。

如此幸运并非人手一份，却对所有人公平，就像《圣经》所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楔子 | **P**rologue

珠江的水在灿烂的灯火中闪着碎金一般的斑驳光影，照在脸庞上，会随着江水的荡漾流淌出明灭的痕迹，照进眼眸里，就像积着泪水似的动人。

梁希跌跌撞撞地走在这陌生的地方，迷茫地瞅着前方手牵手的情侣。

长发遇到风，飘荡出优美的弧度。

她的表情有些呆滞，两天两夜的旅途劳顿，从北京到广州两千多公里的漫长距离，像是于惨痛的伤口上撒盐，很轻易便磨灭掉了这个女孩子所有的力气。

梁希知道，自己已经失去所有。

十七岁的那次离别，至少还留着回忆；而这一次，却连心底所有关于爱的印象都要学会去抛弃，否则，她没有办法再去勇敢地生活。

十七岁，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爱情；而如今，却终于懂得也放开了所谓的至死不渝。

李碧华写过：岁月流逝，没有一个人是重要的，一切都像虚贴于风中的剪影。

这个道理的真实与否梁希并不明白，却是她必须面对的真实。

因为从今以后，再无处回头。

走着走着，腹部又传来阵阵刺骨的疼痛。梁希停下脚步，惨白的脸上已渗出冷汗，她狼狈地蹲在地上，眼前阵阵发黑。

好心的路人弯腰问道：“小姐，你还好吗？”

梁希颤抖地从裙子的口袋里拿出十块钱，原本清亮甜美的嗓音显得很沙哑：“帮，帮我买瓶水，谢谢……”

很快冰镇的水瓶就被递到面前。

她接住后，不自觉地想起曾经他从不让她喝凉水，约会的时候，就算是在北京微微寒冷的秋天，也会把她买来的冰凉饮料用手焐温，才重新交到她的手上。

是的，他的手永远都是温暖的；他的笑容，永远都能让她心醉。

梁希已模糊的视线里重新浮现出那张英俊而熟悉的脸，浮现出那眼角眉

梢的温柔和优雅。她呆呆地就着冰水吞下药，却瞬间流出了灼热的眼泪，满面湿凉。

旁人善意地拿出了纸巾，梁希没有接受，而是吃力地站起来扶着栏杆向前走去。

她的样子，是从未有过的惨淡，似乎随时都会闭上眼睛倒在路边。

但这状况总比她的心要好上很多，她的心，已经因为强行要拿出那个最重要的人而留下了血淋淋的空洞，痛不欲生。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

“那你可以追我。”

“你追得到吗？”

他曾让她欣喜若狂的一字一句总是如指尖的流沙，不受控制地便滑落出来，散落满地。

梁希使劲地摇着头，想把没有尽头的回忆从脑海中慢慢驱逐出去。

但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没用，越想忘记想起的便越多，最后满心满眼，几乎已无这珠江畔壮丽陌生的灯火辉煌。

梁希猛然看向远方黑黢黢的辽阔天空，轻轻唤了声：“小川。”

似乎什么都已拥有，却有句话从来说。

在这离他已无法更遥远的南海之滨，她失魂落魄地喃喃道：“我……”话到嘴边，再难继续。

我……爱你。

但爱了，不一定就能在一起。

如果我无法给你完整的幸福世界，便只能从你的世界转身离去。

这就是人关于爱情最无奈的认知。

梁希苦笑着抬手抹掉泪水，想要学着他那样坚强一点，勇敢一点，面对人生的任何境况都保持着无与伦比的优雅。

把别的影子装进自己的灵魂，是另一种相伴的方式。

人可以分离，爱却永无退场。

很多道理真的是泪水洗过之后更明白。

她记得他。

记得他钢琴弹得不错，记得他是狮子座，记得他说过，如果你要结婚，一定要嫁给我。

Chapter 01

第一章

这世界上只有灰姑娘当了皇后，什么时候有白雪公主变成小矮人？

他对待别人总是温柔有礼、文质彬彬的，
但是对于梁希，
却经常会表现出这类有点伤人的冷淡，
就像是对待全世界最不相干的人。
但他们明明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
已经坚持了十七年整。
这对任何两个人，
都已经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在北京工作，最痛苦的莫过于清晨拿着早餐挤上人满为患的地铁。

梁希刚开始来这儿上学时真的被那罐头状的交通工具吓了一跳，好在经过几年奔来跑去的历练，她对此早已从最初的愤怒忍受变成了如今的逆来顺受。

这天照旧，梁希一手提着连夜改出来的旗袍，一手拿着地铁卡，嘴因叼着煎饼袋含糊不清地吼着：“让一让，对不起，对不起，我赶时间。”

边吼边麻利地挤进了刚刚在四惠站停下来的地铁，待到气喘吁吁地收起卡，梁希才拿下煎饼袋朝被她撞到的上班族歉意地笑了笑。

无论怎么看，这个梳着丸子头、一身清爽打扮的小姑娘都很面善，更何况她个子本不高，还要在人流中拼命保护手里的衣服，看起来很不容易，也便没有谁再对梁希的手忙脚乱抱怨什么。

“列车运行前方是大望路站，有在大望路站下车的乘客请您提前做好准备……”

听着广播，梁希吃了口煎饼，看向窗外渐渐远去的景致，在疲惫中昏昏欲睡。还不能完全适应的新工作，让她不施脂粉的脸庞已经淡去年轻人应有的透亮，苍白里透着股劳累过度的倦意。

身边的情侣看着小屏幕上的电影预告在商量晚上的约会事宜，咽下煎饼的梁希无意间抬眼发现后，便转身靠到了旁边的栏杆上拎着旗袍闭目养神。

这几年不算漫长的、充满变动的时光，让她学会了很多从前甚至都不敢去想象的事情，但梁希的骨子里仍旧有些缺憾没能完全战胜。就比如如何勇敢地面对爱情之类美妙的东西。

等到急匆匆地赶到华丽的高级成衣店外，时间刚刚好。

梁希从包里找出矿泉水漱了漱口，又喷了些口气清新剂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这份工作也是毕业后同学介绍的，老板是著名时装设计师，因为门面在五星级酒店外，所以非常注重员工仪表问题，即便是像梁希这种幕后小工，也不能脏兮兮的惹他反感。

“小黎姐，旗袍我改好了。”

梁希进去时看到资深美女接待员艾黎，便立刻把手里昂贵的衣服递了过去。

艾黎人漂亮，却很容易相处，她检查后眨眨眼睛道：“没有打车来吧？压得都有点皱了。”

梁希不好意思地笑：“打车过来要五十多，那样我今天就白干了……反正时间还早，你帮忙料理一下，谢谢啦。”说完她就双手合十，做恳求状。

艾黎露出酒窝，把旗袍从袋子里拿出来挂在精致的木架上，边看边说：“好啦，只要这客人别再挑剔了就行，来来回回改四回了，真让人受不了，有钱人天生就会为难我们。”

闻言，梁希不易察觉地愣了下，然后干笑道：“这么贵的衣服，挑剔点也正常吧……那个，有什么问题再找我，我还有很多花边没有做好，先去忙了。”

说完她就摆摆手，一路跑进了店内的工作室。

放下包，洗好手，用卡子把刘海儿夹起后，梁希就在缝纫机前埋头苦干了起来。

她还在实习期，这份工作有的是人想要，因为没有傲人的资历，所以只好用勤奋讨得老板欢心——那可是得过很多国际大奖的设计师，容不得后辈有半点马虎。

午后的阳光衬着头顶水晶灯的柔亮，让所有站立其间的女人都会变成肤如凝脂的美女。而且身着白色旗袍的著名模特井堇本就身材曼妙，五官深邃，所以看起来更是令人惊艳。她在奢华的落地镜前照了又照，眉头一会儿蹙起，一会儿舒展，看得艾黎在旁边胆战心惊——替自己也替梁希。

这位美丽的小姐总是对成品不满意，而且老板昨天很忙，便第一次把工作交给了新来的小梁，如果她做不好，可能转正基本无望。

正在空气快要凝固之际，既高贵又傲慢的井堇终于露出动人的微笑：“很好，这个盘扣是新设计的吗？很特别。”

艾黎瞧着她食指触到的樱花状的粉色扣子，赶紧温柔地回答：“是的，是我们的新设计师梁希特地为井小姐改制的，现在还合身吗？”

井堇点点头，抬着下巴说：“叫她出来。”

丝毫不客气的口吻。

艾黎心里不畅快了一下，脸上却依旧温暖如春风：“您稍等。”说完才转身抬头挺胸地朝工作室去了。

说实在的，艾黎外表的资本不比谁差，可惜生在贫街末巷，不是那么容易飞上枝头变凤凰的。

不安的梁希很快就手足无措地出现了，她的穿着打扮实在不适合站在这个华丽的大厅里，因而说话都显得拘谨了些：“井小姐，你好，我就是梁希。”

井堇淡淡地看了她一眼，说道：“你衣服做得不错，是从欧洲回来的？”

梁希摇头：“我……就是在北京毕业的。”

井堇顿时没了表情，转头看向镜子，话中带刺：“我平时是不会在国内随便做衣服的，只是旗袍这种东西还是传统一些的好。”

梁希微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说：“其实我们老师的设计很出众，这件旗袍的款式就是他的原创，因为与小姐尺寸不合，才改了很多次。”

井堇说：“马马虎虎，麻烦我跑来跑去。我工作很忙的，今天再照这个款式给我做一件红色的，希望别再犯错误了。像你们这样正在宣传的新品牌，禁不起社会名流的批评。”

若干年前梁希才不会听她讲这样傲慢的话，但今非昔比，人总得学会低头：“是的，多谢井小姐关照。”

井堇垂眸，抬起手腕看了看时间说：“我还有事，就这样吧。”

被光照到，她手表上的钻石光芒璀璨。

做衣服这件事极需要耐心，尤其是对于给别人打下手的小工而言，也许整整一天面对的都是重复的劳动。

梁希以前并未考虑过做一名设计师也要付出这样艰辛的代价，现在知道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况且她不喜欢自己再去后悔已经做出的决定。

想起这辈子受到过的最冷酷的批评，就是那句：“像你这样的性格，恐

怕做什么都没有结果。”

无论梁希有多么傻气，听了也会受伤。

事到如今她已经不敢要求万事都圆满，可至少不希望真的一事无成。

下班后总是同事大聚会的时间。

艾黎从前不好好读书，在社会上混了好多年，凭借傲人的外表和爽朗的性格也认识了众多朋友。她知道梁希靠自己赚的那点钱生活困难，就总是带着她在晚上吃香喝辣。

这天也是，艾黎拉拢了好些男男女女凑在火锅店，一扫白天的端庄谦卑，扎起马尾辫，端着酒杯，笑得比谁都开心。

而累极了的梁希只是埋头狂吃，她明白有人会帮艾黎结账，自己虽然有点骗吃骗喝的嫌疑，但是为了填满早已瘪掉的肚子，也顾不得许多了。

“今天真是不爽，那女的又来了，还对梁希指指点点的，讨厌！”艾黎不知怎么又提起这事，愤愤地说。

一个做野模的时尚女孩儿在旁边帮腔：“是不是那个井堇？嗨，她啥也不算，从前也是个胡同姐，这几年靠当交际花名头响起来了，走个秀就整天上报纸，还说不清有多烂呢。”

艾黎放下扎啤杯，生气地道：“明明就是北京人，出个国就装海龟，讲中国话还带港台腔，说什么‘我平时是不会随便在国内做衣服的’，呸。”

梁希始终没能练好和众人打成一片的本事，她竟然傻乎乎地小声问：“艾黎，你怎么生气了？是不是她骂你了？”

艾黎恨铁不成钢地白了她一眼，郑重其事地说：“小孩儿，有钱又骄傲的女人通通是公敌，知道吗？”

梁希咬住筷子点点头，好多话却都堵在喉咙里讲不出来。

她能说她以前也是有钱人，也被所有的女同学讨厌，就连她最喜欢的男生都不曾看得起她吗？

她不能说，况且说出来也没有谁会相信。

这世界上只有灰姑娘当了皇后，什么时候有白雪公主变成小矮人？

梁希在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头麋鹿，什么都不像。

北京夏天的夜晚很热，没有空调的屋子几乎成了个大蒸笼，人待在里面

即便躺着不动也能汗流浹背。

梁希因为把工作都做完了，便冲了凉后躺在床上发呆。

她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回味起最近的种种琐事，不禁有点走神。

正在发愣，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梁希一看是母亲，便接听了：“妈，怎么这么晚还给我打电话？”

“好久没联系了，不知道你找到工作没，如果没有……”

大概是越洋电话的关系，声音显得很遥远。

梁希打断她说：“找到了，我过得挺好的。”

“妈妈还是想把你接过来，这几年没有照顾到你，妈妈真的很过意不去。如果有困难就和妈妈说，每个月汇给你的钱还够用吗？”

梁希淡淡地笑了下：“够用的，我挺喜欢北京。”其实她从来没有动过那个陌生男人施舍的钱。一个自尊已经破碎了很久却仍感觉痛苦的姑娘，做事总会有点别扭。

“前几个月是你的生日，二十三岁了，该交个男朋友了。”

梁希听到这话感觉想要发笑，语气酸酸地回答：“我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现在的条件，可能是高不成低不就吧……再说，也没有更好的。”

“孩子，暗恋不能持续一辈子，小川可能没喜欢过你吧，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你们的事就更没有什么可能了。”妈妈语重心长地说。

梁希想问，那是谁造成的……是谁造成的？可她问不出口，所以只好笑：“妈，其实好几年都没和小川联系，我早不惦记了，只是现在工作很忙，等我稳定下来，会好好找个人结婚的。”

说完，她们母女俩就再没有共同话题，很快就挂了电话。

梁希抬起胳膊，松手，听到手机摔到凉席上的空洞声音，心里不禁泛起了点苦涩：想照顾我，为什么还这么伤害我，为什么还要抛弃我？

亲情这种东西对她而言，几乎快要和爱情一样虚幻了。

梁希看着简陋破旧的屋子，看着阴影里那台缝纫机，忽然流出泪来。

她不觉得半夜自己郁闷到痛哭是多么丢人的事情，甚至这是她唯一能够发泄的渠道。但是泪水，总会带来回忆。

梁希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无论过了多久，那些回忆还是会同样鲜活。

“记得一切”这种折磨已经快要把她杀死。

梁希根本不愿意记住自己的十七岁，十七岁时的左轻川，他的好他的